

桃源夢



中華民國廿三年三月二版

(桃源夢二冊定價壹元五角)

版權
所有
不准
翻印

著 者 燕 齊 倦 遊 客

校 者 湖 海 散 人

發 行 者 時 敏 書 局

代 售 處 上 海

南 方 書 店
新 文 化 書 社
大 光 明 書 局

小說事 桃源夢下冊

燕齊倦遊客撰

第十三回 海渥添籌易母作壽，蓋棺論定姜垓歸鄉

話說子榮來到權之家裏。他的太太小姐已經回去。子榮拜年已畢。權之留吃晚飯。因問道：兄弟在此地。算是頭一次過年。昨夜又不曾外出。不知年景何似。子榮道：除夕熱鬧。和別的大地方也不差什麼。只有龍燈是特別的。在旁的地方。再過幾天纔能有。去年正月。從初一起。直熱鬧到十九。高蹺、獅子、五虎棍、龍燈。也不知有多少份。那時兄弟新來不久。正忙着蓋房的事。真沒工夫去領略年味。今年人烟這樣稠密。比去年自然要更有可觀。權之一面讓子榮吃。一面又問道：此處既然有了敦誼會。不知道諸公對於拜年一事。也有定章沒有。子榮道：這倒沒有定章。只隨各人的便。有應去應酬的。不得不去。應酬交情。特別好的。像兄弟和權翁這樣。那更不消說了。權之道：團拜豈不省事。這樣太嫌麻煩。兄弟只得過天也去應酬應酬。子榮吃菜。覺着狠合口。因問這廚子。必然是從家鄉帶來的。作的菜。怎麼這樣的好吃。權之道：也不見得怎樣的好。因為家母不忘家鄉風味。所以有一個廚子是帶來的。原是個窮親戚。還有一個。是黎伯帥薦來的。兄弟家口不多。廚房裏本用不着兩個人。不過礙着伯帥面子。所薦的又是他的表弟。不好意思不留着用。子榮道：伯母初六日壽辰。只怕兩個廚子還是不够用呢。權之道：正是。兄弟還要奉求。兄弟不熟習此處情形。家母生日。打算就在雅觀樓包戲一天。所有請知賓、發請帖、定酒。

第十三回 海濕添籌易母作壽 蓋棺論定姜垓歸鄉

二

席布置壽堂等事。全要仰仗子翁。不知子翁肯賞臉不肯。子榮忙道。權翁說得那裏話來。不消吩咐。兄弟是定要幫忙的。我們現在就可以先把辦事的單子擬好。權之稱謝道。子翁居然肯賞臉。兄弟一定領情。不用如此之忙。飯後再擬也不遲。子榮聽說就住了酒。把飯吃完。權之也吃飽了一齊淨了面。嗽過口。商議辦事的程序。子榮道。男知賓可請柳侍郎。鹿方伯。尙秘書。金太史。朱太守。五人。管理賬目禮物。董瑞翁就很好。權翁請先寫上這六位。明天兄弟去先容。權翁趁着拜年再去面請。權之一一寫畢。住了筆。又聽子榮道。女知賓可請武京卿的太太。鹿方伯的太太。賤內一定也應效勞。權之又都記上。子榮道。定酒席兄弟可以去託易有翁辦。他和各飯館都很熟。識價錢能够賤一點。又准好吃。所難的是戲提調。請那一位呢。權之想了想道。有了。就請徐幼軒。子榮搖頭道。幼軒那人怕靠不住吧。權之道。請他把戲目角色派定。又不叫他去唱。有什麼靠不住。就是他罷。於是又拿筆寫上。子榮問道。請的客除了敦誼會。還有外人沒有。權之道。也不過還有商會和鐵路局。子榮道。若圖省事。最好是出知單。不過兩三天的工夫。就可以知會全了。權之道。很好。明天兄弟就派人去知會。至於布置壽堂。在作壽的前一天。散了夜戲。兄弟指揮家人辦理。就請子翁作一位總提調。再請同鄉郭益受幫着。兄弟自然要重重酬勞。子榮笑道。是不是又來了。權翁的老太太就是兄弟的老太太。難道兄弟給家慈作壽。還要人酬勞不成。當下二人計議已定。初二三子榮又到各家去拜年。便把這事告過了敦誼會。應先容的都已先容。權之也趁着拜年。三兩天的工夫。把諸人均已請定。知單也傳送完了。初五這天。在家備了兩棹酒席。請男女知賓和別的執事人吃了。

一頓當夜權之邀着子榮益受帶領幾個家人來到雅觀樓。在池子裏擺了十棹。是給男客預備的。正樓上擺了六棹。是給女客預備的。把敦誼會公送的六個大壽字懸在正樓前面。兩邊臺柱上也都掛起壽帳。又把兩廊都用壽帳遮起來。正樓下面作爲壽堂。懸上麻姑。旁邊掛起壽聯。上邊掛壽匾。還有一副壽屏。是從北京寄來的。上面有許多公府顧問和各部總長的姓名。也掛在壽堂。又在左樓上擺了一棹。是壽星座。緊挨着壽堂。設了賬房坐位。諸事完畢。已經快到四點鐘。真把子榮要忙的底。朝上初六一黑早子榮的閨家大小都來到雅觀樓。過一會子。權之和家裏人纔來。又過一會子。男女知賓和別的執事人都都到齊。有福定的是慶春樓的酒席。八點鐘有福先張羅着擺了兩棹點心。衆人吃罷。請的客漸有人來。只聽外面一陣鞭炮聲響。戲臺上喇叭亂吹。子榮的太太和權之忙出外迎接。只見權之的母親扶着他太太的手。顫顫巍巍的從車上下來。權之迎進壽堂。衆人拜過壽。捧到左邊樓上壽星座坐定。戲臺上三通鼓罷。天官賜福開場了。跟着是百壽圖。這時來客漸多。到壽堂拜壽時。也有朝着麻姑碰頭的。也有連作揖帶鞠躬的。只有兩個鐵路局的司員。一個叫姬少昌。一個叫傅聚成。都穿新式禮服。高帶禮帽。走進壽堂。就問權之要給老太太拜壽。權之連說不敢當。家母在樓上。回來兄弟說到就是。二人要上樓去拜。權之又說樓上有女客。請二公入座看戲罷。二人聽說。各掏出一張小名片。交給權之。請他回來轉達。便摘下禮帽。拿在手中。向麻姑深鞠一躬。權之還禮不迭。寶琛便引他二人入座。看看池子裏已經坐滿。只聽得老帥請坐呀。中丞早來了。談笑的很是熱鬧。臺上演完了蟠桃會。子榮吩咐擺席。樓上樓下一共擺了

十五梓友琴和幼軻正同席。因問道：三齣例戲以後，怎麼又跳起加官來了？幼軻笑道：你真是白活了，什麼也不懂得。跳加官原是後臺討賞，不趁吃飯時作，還在人家看戲時作嗎？在北京唱堂會戲，都是當晚飯時作，因為今天不帶燈局，所以就在這時。你明白了？友琴道：你不必當着這多的人，又亂充行家。我問的是跳加官以後，還有什麼戲？是要知道你這戲提調的本領。又要胡說，非打碎你的鼻烟壺不可。幼軻道：以下原定的是花寶玉演七星廟，王奎勝演戰太平，張鳳臺演頭本草橋關，小愛如演舉鼎觀畫，黛卿、張月亭、張少甫、宋玉珊、仇瑞林演三門街。趙美玉演大英杰，烈方纔權之，又和我說，加點花寶玉一齣。玉堂春，我已經告知後臺，排在草橋關之後。共總這幾個角色，我就是有天大的本領，也派不出一朵花來。代明隔着席問道：花寶玉實在不好，為什麼單點他的戲？幼軻道：他說是壽星的意思，也許是老眼另有所見。說的席上人通笑起來。加官跳過，果然七星廟上場。衆人吃完壽麵，後台管事的忽跑來對幼軻道：徐大人、玉堂春缺少兩個配角，能不能改唱別的？幼軻道：少那兩個，方纔你為什麼不說？管事的陪笑道：少的就是藩臺泉臺。方纔原打算找王奎勝和張少甫，現在因為張少甫唱三門街太長，王奎勝今天嗓子又有點啞，還是請大人派一齣別的罷。幼軻道：如此就改唱女起解。你對寶玉說：不許再麻煩。連劉喜奎在這裏的時候，點什麼就是什麼，不用說是他什麼叫配角，不齊只是他不願意唱。那一齣戲就完了，要論藩臺泉臺別說還是假的，就是真的，衆位大人裏面也能找出幾位來。管事的笑着領命而去。小拳紹源等人聽見幼軻說的，只付諸一笑，却不料鄰棹的鄧忠翼，蹣着大眼，把幼軻使勁瞪了一下。子幼軻只顧

得往臺上瞧也。沒有覺得。還是友琴附耳告知他。幼軻回頭一看。只見忠賢還在那裏瞪眼睛。不覺心裏忍不住氣。大聲說道。我替人費心。原是朋交的情面請來的。犯不上挨瞪。待我找權之去問一問。有這條理沒有。說着起身要去。小琴、友琴和鄰棹的慕施、代亮都忙按他坐下。幼軻那裏肯聽。寶琛近聽就拉他到別棹上。勸他快不要鬧毛包。子榮也過來勸忠賢。看在主人面上。不必怪幼軻。他原是不知好歹的人。這一陣惹氣。早驚動了權之。忙走到這一棹。給幼軻作一揖。請他消消氣。又走到那一棹。請忠賢不要在意。幼軻嘴裏仍是不三不四的。式若鏡瀾便拉他坐在壽堂。省得被忠賢聽見。權之又湊過去勸了一番。式若無心看戲。借此就和幼軻閒談。幼軻道。這些藩臬都沒有在意。單他多心。難道他父親是清朝中興的功臣。到今日還有勢力。敢來仗着這點子瞪我麼。哼。今日却是民國了。式若道。忠翁的少爺架子實在不免。我還記得他年輕時一件最可笑的事。當他父親正顯耀的時節。忠翁不過二十幾歲。專門儘力去嫖窩子。每到四更天。還在那裏瞎鬧。省裏有位裴道臺。正辦着營務處。每晚帶兵到各處去尋查。非常認真。過了三更天。還有在街上閒遊的。抓來就打。要是在窩子裏鬧。那是更不用說了。事有湊巧。有天晚上。已經打過三更。裴道臺正碰見忠翁大鬧窩子。就叫兵逮人。裏面說逮不得。這是鄒大少爺。裴道臺聽說。想要退回。又怕公事上叫人看不下去。只嘆道。要是鄒大少爺。一定有爵閣部堂的燈籠。既無燈籠。一定是痞徒冒充。快給我逮住。嘴裏雖這樣說。却暗地授意兵丁。不要真逮。只把他嚇一嚇就完了。忠翁素會搗亂。到那時可也沒了主意。躲在牀後。等到裴道臺走去。纔敢出來。想了一個法子。花錢找些真正痞徒。每天

第十三回 海涯添籌易母作壽 靈棺論定姜坡歸鄉

六

分到各窰子。鬧得好晚。裴道臺天天碰見。問是誰到處都說是鄒大少爺。心想要好幾處鬧事的。怎能都是鄒大少爺。這必是匪人冒充。不可被他們混過。於是再碰見時。拿住就打。居然也沒什麼事。以爲自己見的真正不差。過了些日子。忠翁又僱了十名轎夫。每名提一個衙門部堂的燈籠。藏在窰子裏。另外買十桶大糞。每桶僱兩個人擡着。也送在窰子裏。藏着。又預備下十把長杓子。等過三更。天把燈籠一齊點上。裴道臺來查時。故意的在裏邊大吵大鬧。裴道臺走進。喝叫拿人。這十個燈籠一齊舉出。拿起長杓子。就向裴道臺潑糞。嚇得裴道臺回身就跑。這些人一直追到營務處。纔完事。裴道臺這纔恍然大悟。連前帶後。通是忠翁指使的。但是撫臺還是他父親手裏提拔起來的。裴道臺只好乾吃這個啞叭虧。今天他不過眼睛一睜。算是文雅的狠了。寶琛走過來。也向幼軻道。忠翁今天是碰見你老兄。要是碰上了令表弟。只怕權翁大要爲難。幼軻笑道。寶翁沒有聽見。式翁這番話麼。這樣的人。我何必再愾氣呢。少璉從池子裏跑來。拉着幼軻去看花。寶玉扮戲。式翁仍和寶琛閒談。只見由外邊又來一女客。帶一副金絲黑光眼鏡。衣服非常華麗。身材有一尺五寸高。走路點脚。一高一低。一仆一起的走上樓去。式翁笑問寶琛。這是誰家的寶琛。式翁不知道麼。這就是柳侍郎的千金。千翁爲他狠着急。原想躲在家裏。不使旁人知曉。這副尊容。找個官卑職小的人家。賠一份厚厚的粧奩。嫁過去就完事。不料這位小姐偏愛出風頭。有一點熱鬧舉動。他都得來一份。弄得人人知道。個個傳說。式翁若是常在街上走。必然不斷的遇見。你看這糟不糟。權之點見道。既然如此。倒不如長養在家裏。瞞哄着送到婆家。也是要大受折騰。式翁道。權翁說的狠

是。但是作父母的心。老以爲不給兒子娶親。女兒擇婿。於心終是不安。寶琛道。貌醜或者眞爲福相。就看這女起解罷。玉堂春受了如此的折磨。那不是容顏害的他。式若笑道。遭遇不同。也不能一概而論。說時又有客來。樓之寶琛過去招待。式若也回到池子裏。臺上的戲。一齣一齣的演過。英杰烈剛唱到一半。子榮又張羅着擺晚席。因爲來的客已經走了許多。只擺了十一棹。英杰烈演過。跳了一回靈官。雅觀樓外。車馬好一陣喧闐。等到賓客散淨。天上紛紛揚揚落下大雪來。子榮前後張羅。直待主人都已走了。夜戲都快開臺。纔坐上車。蒙着雪。經過琉璃世界。回到家中。過兩天。權之親到他家去道謝。說打算把家眷帶進京去。只留恭肅在堂寄宿。只因爲房子的問題還沒有解決。要是留着不賣。還得派人看守。要是出售。一來不能立時找好買主。二來將來要是高興到這裏玩玩。沒個舒服住處。也不方便。所以狠費躊躇。子榮道。原來權翁不知道此地有一個極妙的法子。祥壽洋行就專管這事。對於處置房產。再方便也沒有。譬如權翁要走。可以把房就交給他。託他經租。立個合同。把經租年限和租價都定好。以每月房租百分之五作爲酬勞費。此外概不需索。房租是按月寄到。要是沒有人租。他也不要看守的錢。這都是寫在合同上的。洋行又是外國人。所開很靠得住。從前莊鳳彩制軍、張嘉沛方伯、馬智葵廉訪也全是這樣辦理。祥壽洋行不但能經租房產。而且可以介紹押款。譬如有甲乙二人。甲有十萬塊錢。意願出借。乙要置辦房產。用款不足。打算向旁處挪借。可惜二人彼此不認識。甲不能把錢借給乙。乙借不着錢。也不能置產業。即或甲乙有一點認得。然而彼此誰也信不過誰。就可以託祥壽洋行給介紹。把甲的錢借給乙。就把乙所

置的房產作爲抵押品。年利九釐。在審判廳簽字。領了憑據。以後倘若乙要將房產出售。或是再押抵。非經甲到廳商好不可。利錢分爲四季交納。就是乙交祥壽。甲向祥壽領取。若甲不在此地。均可由祥壽寄去。至於抵押的價格。都是按照房產的工程估計。祥壽狠是在行。決不能使人吃虧。值一萬塊錢的房產。只可押借七千塊錢。所以乙自己拿出三千塊現錢。便可置一萬塊錢的產業。甲所得的利息。比在錢行存款多四五釐。彼此兩便。再好沒有。我們寓公裏面。還有指着這個賺錢的呢。比如蓋十萬塊錢的房子。押借七萬塊錢。每年只出九釐息。蓋好房子出租。租金却能合一分二三釐。豈不白賺好幾釐。要是遇着合式的價格。把房子出售。還了押款。除了本錢。也可以白賺一些。祥壽也只在收入借出裏面找出息。於甲乙二人毫無損害。權之道。竟有這麼方便的事。待兄弟和家母斟酌斟酌。子榮道。權翁幾時就走。權之道。十四五兩天是姜法翁開弔的日期。兄弟總得過這兩天纔好起程。二十日法翁的靈柩回籍。兄弟怕不能送了。說起法翁來。真是想不到的事。前年兄弟乍來的時節。若非法翁熱心介紹了許多朋友。兄弟安置家眷。怎能够那樣的快捷。可憐這回來。只是到家的第二天去看他一次。已是不能起牀的了。子榮也感歎一番。心想。權之就要回京。親事成不成。總沒有說起。不覺焦灼萬狀。繞着灣子問道。世兄的事。到底是什麼人家。纔能成就權之道。兄弟早和子翁說過了。非經兄弟和內人或是小兒滿心願意的。不可隨便拿着兒女應酬。人兄弟是決不幹的。子榮一聽這話。猶如冷水澆背。轉臉一想。他先和我說那番話。雖是推諉。却沒有明說不成。我又費了好些力。女兒也露了好幾面。不料竟招出這樣決絕的話來。好不

叫我寒心。莫非幼軻有意從中作梗。背地說了我的壞話不成。若果是這樣。我可要離開你。二人的交情了。於是又繞着灣子。把去年秋天幼軻在三陽樓所說的。加上許多罵話。告知權之臨末。又說幼軻和少璉交往。偷上了花鳳仙。怎樣的品行。不正。權之本聽幼軻說過。子榮的勢利心腸。現在又見子榮談講幼軻彷彿極其有氣。便以爲子榮說幼軻罵他的話。是子榮因恨幼軻不允作伐。又疑幼軻中使壞。故意捏造的。便笑道。幼軻和兄弟早就在京裏相識。背地說兄弟幾句戲言。也不算什麼。前聽他說。曾託一位表弟唐林宗在天津物色。個可充小星的人才。他表弟來信。不但。不給他辦。反勸諷他。一大頓。這偷什麼。花鳳仙的話。兄弟倒還沒有聽說。過幾句話。更說得子榮左右無地。權之有點覺得。還極力和他敷衍。從此子榮把套拉攏的心就淡了。到了十四這天。是姜垓開弔的頭一日。所來祭奠的。除了大學堂的學生。就是某國人。自從提督以至各班教員。十五這天所來的。盡是寓公和各商家。寓公送的賻儀。由香山龍媒發起。每人送四塊錢。另外也有人加送輓聯。商家送的。都是祭席紙。鏤香燭之類。招待員就是兩閣斛量。和幾位漢文教習。權之前去弔祭。一進門。正遇龍媒伯宜走出來。不免說了幾句應酬話。進到院裏。只見孝堂上。通是白色。輓聯花圈掛的齊齊整整。靈前香烟繚繞。如同雲霧。行禮已畢。孝帳一揭。閃出一位七八歲的孝子。哀哀欲絕的。朝着權之在跪墊上。磕了一個喪頭。權之閃身向旁。不敢當受。兩閣過來招呼。權之和衆寓公一一寒暄。走進孝堂旁邊房裏。裏面正有六個人坐着。就是式若、鏡瀛、文起、千里、則立、子榮。一見權之進來。都拱手讓坐。則立正在說話。招呼完了。又接着說道。他老先生雖曆作過這幾任。闕缺不

但沒有賺錢。反倒賠錢。問他是怎樣賠的。原來姜幹俊事有些刁。民假粧完不起國課。他老先生就拿錢替完。有些窮光蛋的酸秀才。說是念不起書。他老先生就叫他們到衙門裏來念。親自指教。還給他們養家錢。每到一縣衙門裏。至少也養着七八個這樣的人。傻到這樣。還有個不賠的嗎。文起笑道。據我看來。這是體恤民艱。嘉惠士林。法翁真不愧爲第一等的賢吏。權之接聲道。忠厚人每露傻氣。他那股傻氣。全是出於至誠。要是不傻。粧傻。博個忠厚名稱。終久被人道破。那纔是真正傻呢。剛說到這句。忽聽外面一片哭聲。權之文起鏡灝都出來。瞧時。原來是董瑞熊伏在靈棹。舉哀衆人都過去勸慰。瑞熊起身拭面。抽抽噎噎的。猶有餘痛。權之心裏不覺肅然起敬。佩服。瑞熊朋友情深。一回頭。只見幼軻在旁。抿着嘴笑。少璉和他不住的附耳。搗鬼。權之有些起疑。拉他兩人離開孝堂。問他們評論什麼。幼軻笑道。少璉說董瑞翁因爲當初和包工的打官司。入巡捕房受辱。一次多蒙法翁發起。結合衆寓公。立了敦誼會。提防外侮。這纔感恩圖報。哭這一場。我還有個笑話。說給權翁聽。北京人見人說話。不是尊稱你我的。你字爲您。麼有一位太太。因爲老爺的朋友死了。老爺命他去弔祭。他想弔喪是必得哭的。祭拜已畢。剛要伏案放聲。忽忘記死人的稱呼。只得哭道。哎呀。我的悠哪。幼軻說到末了。六個字。換了細嗓學婦人哭叫的聲音。權之一聽。不由得放聲要笑。急握着嘴。斂的鼻子裏大哼了幾聲。幼軻又說董瑞翁今天臨喪舉哀。和這位太太是一樣的多事。造作權之不敢再聽。忙離開他兩人。走到孝堂。見柳秀文托着水烟袋。站在那裏。細看輓聯。權之也跟着一起看。見有一聯寫得是。

桃

是生日。死是死。日生。壽地。撒。書一卷。遺經。留。儒子。
楚國名儒。齊東舊宰。海天。空。化雨。萬家。騰鼓。哭先生。

下署大學堂全體學生泣輓。權之獨自點頭笑一聲道。原來法翁的生。日也在除夕。秀文聽見笑聲。纔見。權之也。站在旁邊。心怪這副輓聯並沒有可笑的。他爲什麼忽然笑。因說道。權翁看上聯頭兩句。非常之好。可惜是邊對邊。權之忙歛了笑容。答道。秀翁說的狠是。又往下看金寶琛輓的是。

爲過去宰官表海常留餘蔭在。
是未來御史中華無奈諫垣空。

又一聯是胡月槎輓的。

平原作令千秋事。
琴島傳經一片心。

權之對秀文道。法翁當初被參。不就是在平原縣任上麼。秀文道。不錯。原是因爲鬧教案。法翁不肯殺百姓。所以自己認過。得了革職的處分。連那賠款還有法翁捐廉在內呢。權之道。法翁如此愛民。古今真不多見。無怪于則翁說他盡幹傻事。秀文笑道。作官的要是都太伶俐了。只怕從此沒了循吏傳。然而事情千變也必得隨機應變。不可拘泥。如法翁替民受過這纔真會隨機應變呢。說畢。又見吳紹源輓的是。

第十三回 海渥添籌易母作壽 蓋棺論定姜垓歸鄉

十二

公真當代經師海外垂名有客登堂問奇字

我亦前朝老物草間偷活羨君撒手著先鞭

秀文搖頭道。措詞有不祥的意思。吳方伯何至於這樣的厭世。托着水烟袋。踱進孝堂旁屋去。權之也不再瞧。隨他進去。聽鏡瀛嘆道。老成凋謝。自顧可傷。權之還以爲是嘆念姜垓。因問道。法翁的靈柩回籍。不知請誰護送去。鏡瀛道。聽賈太守說是法翁的外孫少爺護送回籍安葬。少爺和姨太太還留在此地。他這外孫少爺也是大學堂的學生。將來安葬回來。還要叫法翁的少爺也進大學堂。這狠是正理。想不到法翁仙逝不久。方纔莊龍翁派人來找金寶翁。說是朱清源。嵯使剛。嘔氣。朱近翁請他去帮忙。龍翁和黎伯翁原是去看他的病。想不到倒給他送了終。權之奇怪道。初九我去近翁那裏道謝。還沒聽說朱公有病。怎麼竟也仙去。鏡瀛道。就是初九晚上得的病。這幾天昏迷不醒。醫藥無靈。好在已是八十歲的人了。總算是福壽全歸。則立道可嘆。我們的敦誼會成得不到一年。少了已經有十來位。佟其翁加入不久。昨天也被濟南都督約去當什麼廳長去了。余協揆聽說就快進京。光景是越來越蕭條。前幾天魏星公廉訪來到這裏。我以爲我們會裏又可以多個人嘍。那知他老先生在羅大臣家裏住了一天。又在牢京卿家裏住了一天。就去守阜陵去了。千里笑道。他守什麼皇陵。那都是窮逼出來的。星翁一生除了厚遇學生是他的好處。此外毫無可取。他的學問。莊壽香最賞識。其實他是暗地探聽壽香現看什麼書。急忙也搜着這部書。不分晝夜。趕着看到等壽香看完和他談論。他却早已看的透熟。對答的猶如

指。掌。怎。怪。壽。香。誇。他。淵。博。權。之。道。星。翁。的。太。太。是。敝。省。汪。賢。讓。祭。酒。的。甥。女。聽。說。還。有。一。段。故。事。千。里。道。不。錯。當。年。星。翁。遠。遊。把。太。太。寄。在。文。鼎。史。殿。撰。家。中。才。子。佳。人。兩。相。愛。慕。星。翁。知。道。使。不。再。接。回。來。如。同。休。了。一。樣。直。到。星。翁。已。在。湖。南。臬。臺。任。上。文。殿。撰。已。經。死。了。他。太。太。纔。帶。着。在。文。家。生。的。兒。女。前。去。認。夫。星。翁。那。裏。肯。收。留。還。是。莊。壽。香。從。中。調。和。親。自。把。這。位。太。太。送。進。臬。臺。衙。門。星。翁。看。在。壽。香。面。上。每。月。給。太。太。一。些。用。費。叫。他。另。外。單。住。如。今。星。翁。的。景。況。如。此。他。太。太。的。下。落。可。就。不。得。而。知。了。鏡。瀾。笑。道。文。人。無。行。文。殿。撰。當。之。真。無。愧。色。則。立。站。起。身。來。說。有。事。要。走。諸。公。改。日。再。見。權。之。也。想。走。出。來。問。雨。閣。道。町。久。高。來。過。沒。有。雨。閣。道。久。高。早。晨。來。上。過。祭。已。走。了。權。之。聽。說。就。和。則。立。一。同。出。門。單。去。找。久。高。問。問。託。他。找。祥。壽。洋。行。辦。理。經。租。的。事。停。妥。沒。有。久。高。說。已。經。辦。妥。正。要。給。權。翁。送。信。去。權。之。極。力。稱。謝。回。家。把。事。體。都。料。理。清。楚。十。九。一。早。就。携。眷。回。京。恰。好。和。余。代。明。同。車。寓。公。送。行。的。直。要。把。站。門。擠。破。到。了。二。十。這。天。姜。垓。的。靈。柩。在。大。碼。頭。上。船。寓。公。素。有。交。情。的。也。都。來。送。這。時。大。學。堂。已。經。開。學。全。體。學。生。排。齊。了。隊。伍。每。人。臂。上。纏。着。青。紗。從。姜。垓。的。家。門。起。跟。隨。靈。柩。一。直。走。到。大。碼。頭。則。立。送。完。姜。垓。回。來。去。訪。有。福。家。人。說。老。爺。跟。少。奶。奶。回。娘。家。去。了。則。立。不。覺。一。楞。問。道。你。們。親。家。老。爺。不。是。住。在。濟。南。麼。老。爺。是。幾。時。去。的。家。人。應。道。是。今。天。早。晨。去。的。過。十。來。天。就。可。以。回。來。大。人。有。什。麼。話。請。留。下。票。告。少。爺。好。給。老。爺。寫。信。去。則。立。道。也。沒。有。什。麼。話。等。見。了。你。家。老。爺。再。談。罷。於。是。離。了。有。福。家。門。覺。得。好。生。奇。怪。兒。媳。婦。去。住。娘。家。他。可。跟。去。作。什。麼。十。五。那。天。和。我。商。議。合。股。開。一。飯。館。明。明。約。我。今。天。再。見。怎。麼。竟。把。這。話。忘。記。難。道。

第十三回 海渥添籌易母作壽 蓋棺論定姜垓歸鄉

十四

跟兒媳婦回娘家。比這事還要緊。不成。正走着。想時。忽聞一股異香。送到鼻端。則立一轉臉。只見一個麗粧婦人。一手扶在一個倬岸的浮華少年肩背上。拿粉臉半貼在手面。那一支手還和少年的手拉著。連儂帶靠的。從身旁走過去。則立見這婦人。像是蔡進堂的姨太太。却不知那個少年。就是陳實保。心說這一對男女。在街上作出這樣醜態。太不雅觀了。過了半個多月。有福纔由濟南回來。去見則立。則立責他爲什麼約定上月二十見面。又往濟南去。有福陪笑道。則翁千萬恕我。只因小孫纔三歲時。常有病。正月二十二。是親家母的生日。兒婦原不打算去的。無奈親家那裏巴巴的派人來接。不能不去。兒婦既去。小孫是必得跟隨我。實在放心不下。所以纔跟了去。本想八九天的工夫。准回來。誰料小孫又着了涼。不大舒服。挨到前天。已然大好。只是還不敢讓他坐火車。我怕則翁等得心煩。就囑咐兒婦暫且再待幾天。我先和蔡進翁的令兄。昨天同車回來。則立道。進翁現在北京。這邊只有三位姨太太住着。他的令兄來作什麼。有福悄聲道。則翁有所不知。進翁的令兄。是濟南國民黨支部裏卓卓的人物。本來沒有工夫離開。因爲進翁新近得着這裏一位膠州朋友的信。說他的三個姨太太。容留一個姓陳的在家裏住着。情意非常的厚密。那姓陳的簡直頂了進翁的缺。連僕婦了頭。都拿着他當主人。一般看待。有知道這事的。也全稱他爲蔡大官人。進翁脫不開身。就寫信託他令兄來。到這裏把三個姨太太送回膠州。原籍交他。太太嚴加管束。大約三兩天就走。則立拍手道。這就對了。上月二十送姜法翁的靈柩上船。回來。到府上拜訪。不得見着。有翁路上遇見一男一女。偎靠在一起。一邊走一邊起膩。我就看那婦人。彷彿是進翁的第三妾。過

些天送朱仁使的殯。又碰見那個男的和進翁的第二妾一同進華德泰號去買東西。我和吳慕翁說進翁的兩個姨太太必然和那男的不清楚。他還說一箭雙鵰。決沒有那樣事。便宜如今看來竟是一箭三雕了。這且先不必談。我們開飯館的事究竟怎樣呢？若真要辦。順忠翁還要入一股。有福道我在濟南已經把掌竈的都約好了。掌櫃的這裏也有現成的人。仙源居敢於慢客。非把他一毀到底不可。他那竈上的人。我也要約來。就用高陞樓的舖底開市。請則翁轉致順觀察。能入一股。狠好。待我辦着。月底月初。或者可以開張。則立笑道。如此就偏勞有翁。我們只當現成的股東了。有福也笑道。則翁萬安論理也該這樣。則立抬頭看見家人手拿一封白柬。站在一旁。有話要回。就問道。有事麼？家人捧過來回道。這是董大人剛派人送來的。則立抽出帖來一看。叫聲哎呀。未知後事如何。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回

感深恩痛落遺臣淚

念舊好難割親愛情

話說則立抽出帖來一看。叫聲哎呀。有福忙問怎麼樣了。則立把帖遞給他瞧。說太后駕崩。有福看那帖上寫的是皇太后賓天。定於某月某日在三江會館開會。下署敦誼會公啓。則立道。前些天並沒有聽說太后有病。不知這消息是從那裏傳來的。有福道。在這裏見聞太不靈通。我們又不大常看報。大約這消息決不能是差誤的。等到開會時。自知分曉。飯館的事。就請則翁轉致順觀察。我也不久坐了。則立送過有福去見香山。龍媒。式若千里。都在那裏。一個個哭喪着臉。眼眶發紅。香山見則立走來。說則翁想必接着知會了。這是普天同弔的事。我輩自